不知道这十大谜案，就别说读懂了钱锺书

谜案1：钱锺书是被清华破格录取的吗？

几乎所有关于钱锺书的报道，都会提到一件事："钱锺书考清华大学时，数学只考了15分，但被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了。"

钱锺书当真是被破格录取的吗？

非也。

1928年，罗家伦当选清华校长后，立马创建新规——入学考试制度。在就职典礼上，罗家伦多次强调："入学考试一定要严格而公平。"钱锺书考取清华的时间是1929年，素来清正廉明的罗家伦，怎会因一个学生就破坏自己刚刚创建的规矩呢。

那钱锺书到底是怎么进的清华呢？

《清华通讯》刊登过一篇文章，讲述了那个年代清华的录取标准："凡是国、英、算三门主科中，有一科目在85分以上，可录取。

各科平均分数及格，可录取。"

就是说，只要有一科考了85分以上，或者三科平均分超过60分，就可被录取。

钱锺书的考试成绩是——数学15分，国文特优，英文满分。

不仅有两科成绩超过了85分，三科均分也远远超过了60分，在那届174名新生中名列第57名。

他被录取，是因为达到了录取标准。学者钱文忠写《季羡林的学生时代》时，去查阅了清华以前的档案，发现1930年季羡林考清华时，数学只考了4分，但同样被录取了。

这也证明了此项"录取标准"确实存在。

所以，钱锺书能考上清华，并不是因为他爸爸钱基博走了后门，也不是因为罗家伦特别宠爱钱锺书。

只能说那时的清华在招录人才时，制度设计得比较合理，不会因为你偏科就把你一棒子打死。

谜案2：钱锺书真能过目不忘吗？

钱锺书的记忆力有多好？

我先讲两个小故事。

第一个，是《文史参考》的记载：听说钱锺书记忆力惊人，曹禺一直不太相信。一天，在清华校园的咖啡馆，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了，便对他说："钱锺书就坐在那里，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。"

吴组缃就走过去请钱锺书帮忙。

钱锺书也不推辞，提笔一挥而就。

曹禺接过一看："竟然有40多本。"

不但写了书名，还写了内容特征。

他立马五体投地："实在是佩服。"

第二个故事，是黄永玉讲的：1960年代，黄永玉奉命写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涉及了"凤凰涅槃"的典故。他翻遍了《辞源》《辞海》《佛学大辞典》，皆找不到"凤凰涅槃"的出处。他只好去求教钱锺书。钱锺书说："这样吧！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……啊！不！

你去翻翻中文本简明大不列颠全书，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。"

黄永玉一翻，立马就找到了。

钱锺书就是这么"无所不晓"，"他的记忆力就像照相机一样。"

所以大家都称他为"过目不忘的天才"。

钱锺书清华大学毕业证

钱锺书的超强记忆能力是天生的吗？

非也。

那他"百科全书式的脑子"是怎么炼成的？

第一：看书多。

钱锺书在清华读书四年，连玉泉山、八大处都没去过。

他的时间都用在哪里了？

清华图书馆。

他"横扫了整个清华图书馆"。他在牛津大学留学时，天天像蠹虫一样泡在图书馆，所以陪他留学的夫人杨绛，把牛津图书馆称为"饱蠹楼"。

1939年，钱锺书赴蓝田师范学院任教，同行的老师邹文海回忆道："行程一个月里，没有一站顺利通过，我的心境愈来愈恶劣。

但锺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，拿着书，手不释卷地看了一个月。

我很好奇，想知道是什么书这么吸引他。

走过去一看，发现他看的竟是英文字典。"

钱锺书就是这样，无论走到哪都书不离手。

只要一书在手，就可以怡然自得。

第二：做笔记。

钱锺书无论看什么书都要做笔记。

杨绛写过一篇《钱锺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》："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，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。他说，一本书，第二遍再读，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。最精彩的句子，要读几遍后才能发现。"他做的读书笔记实在是太多了，以至于每次搬家时，总是很多木箱、纸箱、麻袋相随。

只是很遗憾，很多箱子在搬家中遗失了。

谁也不知道他这一生做了多少笔记，我们仅仅知道的是，他现在留下的外文笔记就有211册。

第三：反复看。

记下笔记，不是就不管了，钱锺书会翻来覆去地看。

"他有个规矩，中文、英文笔记每天都看。

一三五再看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笔记。"

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世杰回忆说："文革时，我们被下放到干校。四五十人挤住在一个兵营房子里，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。晚饭后，大家下棋、打牌、聊天，只有钱先生站在灯底下，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笔记。他怕自己长期与外界脱离，荒疏学识，每有心得就记下来，先用古文写一遍，再用英文写一遍，然后再用德文写一遍……"

钱锺书是过目不忘的天才吗？

不是，他只是比我们用功百倍。

鲁迅先生有句名言："哪里有天才，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。"

钱锺书就是如此。

也正因如此，钱锺书才成了"人中之龙"。

翻资料，翻到一张钱锺书大二的成绩单：竟然每一科成绩都是"超"，已封顶。

其中有一科还是"超+"，冲破满分了。

1935年，在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考试中，钱锺书拿下第一名，均分是87.95，这也是中美、中英庚款考试的历史最高分。

谜案3：钱锺书是超级自大狂吗？

很多人说钱锺书是超级自大狂，现在广为流传的情节是：1933年，钱锺书清华毕业时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找到他说："学院希望你留在清华，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。"

钱锺书却回复了两句话："清华外文系根本不行：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。"

"整个清华，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。"

这两句话，当真是狂妄至极。

难怪很多人大骂钱锺书"狂上了天"。

但是我看到这段情节描述时，立马就产生了怀疑——全校没一个老师有资格教我，这话私下在同学面前说说，有可能，但谁会当着老师说呢，还是院长，那不是傻逼吗？所以，我不信。

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两句狂妄之语，最早源于周榆瑞1978年发表在台湾《联合报》的一篇文章——《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》。

此文后收入《钱锺书传记资料》，于是"钱锺书之狂"就这样传开了。但这话是周榆瑞亲自听说的吗？

并不是。

他说："是听外文系同事李赋宁说的。"

但李赋宁知道后，立马出来辟谣："我从未说过我听见钱先生这样说，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。"

但遗憾的是，这些话已经流传开来。

覆水难收了。

钱锺书一点都不狂吗？

那也不是。年轻时还是有点小狂。

钱锺书同班同学常风，写过一篇《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》，里面记叙了一件事情：1930年，钱穆找到钱锺书父亲钱基博，"给我的《国学概论》写篇序文吧。"

钱基博回到家，就对钱锺书说："这篇序文就交给你了。"

钱锺书写完，钱基博通读之后，觉得甚好，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有一天上课，常风正在读《国学概论》，钱锺书看见后，有些得意地说：

"这序是我写的，只是用了父亲的名字。"

没想到这句话很快就传了出去，传到钱穆耳中，老爷子当然就不爽了，《国学概论》后来再版，他就拿掉了这篇序文。

钱锺书留学牛津大学时，温源宁邀请他为老师吴宓的文章写篇书评，写书评时，钱锺书有点过头了："对吴宓先生钟情的人不太满意，不明白先生为何会喜欢这样一个女子，所以个别言语带着讥诮。"

吴宓看后，自然极为不爽。

钱锺书这几件事，虽然做得有失分寸，但只是小炫耀小调侃，算不上什么狂傲。

后来，钱锺书还专门写信给吴宓道歉："少不解事，又好谐戏，逞才行小慧……内疚于心，补过无从，唯有愧悔。"

吴宓哈哈一笑，尽释前嫌。

钱锺书有句名言："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，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。"

所以，他只是年轻时有点小骄傲，但三十岁之后已然自敛，而不是大家一直以为的"超级自大狂"。

谜案4：钱锺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？

1938年，钱锺书留学回国后，被西南联大聘为外文系教授。

但他只在西南联大执教了短短一年就离开了。

钱锺书为何要离开西南联大，于是就成了一桩热门谜案。

现在最普遍传播最广的说法是："钱锺书太狂了，把联大的老师都得罪完了，呆不下去了，所以只能离开。"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非也。

真实情况是1939年暑假，钱锺书回上海探亲时，被父亲钱基博给"扣"下了。

当时钱基博正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，所以他要求钱锺书也转到蓝田师院："一面教书，一面照顾我。"钱锺书不忍拂逆父亲意愿，于是给系主任叶公超写信说："老父多病，需要陪侍……"

钱锺书想"请假"到蓝田照顾父亲一年，然后再重返西南联大执教。

但叶公超收信后没有回复。

杨绛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"叶公超先生没有任何答复。我们等着等着，不得回音，料想清华的工作已经辞掉。十月十日或十一日，钱锺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，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他同事，结伴离开上海，同往湖南蓝田。"

哪知钱锺书前脚刚走，杨绛就收到了堂姐夫沈履的来电："钱锺书为何不回复梅校长电报？"

杨绛一下蒙了："没收到电报啊！"原来，叶公超收到钱锺书来信后，虽没回信，但禀报了校长梅贻琦。

梅贻琦觉得钱锺书走了实在可惜，于是赶紧叫人发电报挽留钱锺书。

但钱锺书并没收到这封电报，是叶公超、陈福田没发？还是发了在路上遗失了？

这件事情至今仍是一个悬案。

杨绛知晓后，立马致信钱锺书，钱锺书当即给梅校长写了一封道歉信："月涵校长我师道察：七月中匆匆返沪，不及告辞。

疏简之罪，知无可逭。

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，侍教有日，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……"

连衣服和挚爱的书籍都还留在联大，可见钱锺书这次辞职实属意外。

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，不会有假。

所以钱锺书之所以离开西南联大，并非呆不下去了，而是父命难违。钱锺书在蓝田师院执教一学年后，就辞职回到上海，准备履行诺言回西南联大。

却不想此时的系主任陈福田根本不想他回去。

吴宓儿子吴学昭在《吴宓与陈寅恪》中记述说："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锺书，愤愤不平，斥为'皆妾妇之道也'。"

但在梅贻琦等人干涉下，陈福田最终还是让步了。

1941年10月，联大开学都三周了，陈福田才到上海请钱锺书回去教书。

但钱锺书客客气气地推辞了。

后来，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中写道："两年以后，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，我们不免又想起了那个遗失的电报。"钱锺书，骨子里到底是清高的，"既然不想我去，那我不去也罢！"

谜案5：钱锺书为何不离开大陆？

钱锺书离开联大滞留上海，在近十来的报道里，被一些人指责为："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，便离职返回了沦陷区的上海，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。"

"不能忍受物质匮乏而离开西南联大"一说，无比滑稽，在谜案4中我已说清来龙去脉。

那钱锺书真的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吗？非也。

著名学者、制片人宋淇的儿子宋以朗，在《我的父亲宋淇与钱锺书》中写道："那年头，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文学沙龙，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，李拔可、郑振铎、傅雷、王辛迪等几位，也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。"

这其中，哪一位是汉奸文人了？

2011年，杨绛回忆道："我们身陷上海孤岛，心向抗战前线、大后方。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，都抱成团。如我们夫妇，陈西禾、傅雷、宋淇等，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。"

钱锺书还因此与傅雷成了知己，一直书信往来了20多年。这些事情，在傅雷文中也多次提及。

所以钱锺书并非与什么汉奸文人打得火热，恰恰相反，伪军妄图借他名气撑场面时，钱锺书写了一首《剥啄行》："海风吹臭杂人畜，有豕彭亨马虺隤"让"说客"含羞而去。沦陷上海，虽然生活清苦，但钱锺书却有了很多闲暇时间。

1941至1946年，他利用闲时写了三本著名的书：《围城》《谈艺录》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没想到其之"不幸"，反而成了读者之"大幸"。

还有，如果说钱锺书与汉奸文人打得火热，那中国解放时他为什么不离开大陆？

钱锺书不是没有机会。

大陆即将解放时，他收到了多个邀请：香港大学邀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；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做系主任；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；

牛津大学邀请他去任Reader。

但钱锺书都拒绝了。

为什么？

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中说道："一个人在紧要关头，决定他何去何从的，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。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。非但不唱，还不爱听。我们是文化人，爱祖国的文化，爱祖国的文学，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，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，不愿做外国人。

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，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，等待解放。"

很喜欢钱锺书说的那句话：

"故国之外不是无世界，但不是我的世界。"

他从不唱爱国调，却其心皎皎。

谜案6：钱锺书为何没被打成右派？

钱锺书为什么没被打成右派？

现在一些"公知"的说法是：

"钱锺书极尽谄媚之能事，拼命讨好身居高位的清华同学，从而当上了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，讨到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，所以才在反右、文革中没被打成右派。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掮客。"

这段话，很有迷惑性。

第一，因为钱锺书在五六十年代，确实进了毛选英译委员会。

第二，安排他进委员会的人，的确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和胡乔木。

所以说乍眼一看，好像真是如此。

但一翻史料和档案就会发现问题。

第一，钱锺书并非该委员会主任，主任是徐永煐。

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，

在《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》中写道："他是顾问之一，其实是挂名的，偶尔提供一点意见，如此而已。"

乔冠华和胡乔木安排钱锺书进英译组，其实最是理所应当，因为清华同学谁不知道钱锺书英文超牛。

第二，钱锺书被安排进委员会并非"喜出望外"。

吴宓儿子吴学昭在《听杨绛谈往事》中记载：

"锺书被推荐进翻译组的消息一传出，

一位住在京城的老相识，

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，

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。

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：

他以为我要做'南书房行走'了。

他哪里知道这件事不是好做的。"

"不是好做的"一语就已表明，

这个差事并非钱锺书自己讨要的。（未完待续）